

秦嶺神脈

盜墓小說收官之作 绝对过瘾

明代山妖 哀牢扈七娘 云罗门教主 薛青尸
祖父的两件遗物将我一步步带入谜底

梵狮子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秦嶺神脈

梵獅子 著

河南文藝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岭神脉 / 梵狮子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7.10
ISBN 978-7-80623-843-1

I. 秦… II. 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34705 号

作 者	梵狮子
出版统筹	单占生 金 城
选题策划	陈 静 丹 飞
责任编辑	俞 芸
特约编辑	韩欣桐
美术编辑	李定斌
封面设计	JOYIN
责任校对	顾 清
发行总监	陈霖霏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邮政编码	450011
承印单位	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 × 1000mm
印 张	18
字 数	330 千字
版 次	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843-1
定 价	26.80 元

秦嶺神脈

目 录

- 第一卷 摇钱树 / 1
- 第二卷 无履足 / 23
- 第三卷 离为火 / 47
- 第四卷 功德林 / 71
- 第五卷 生死期 / 97
- 第六卷 海上花 / 123
- 第七卷 济世药 / 149
- 第八卷 九鼎镜 / 175
- 第九卷 紫衣仙 / 201
- 第十卷 城下盟 / 229
- 第十一卷 战城南 / 257



秦 韻 神 脈

第 一 卷

搖
錢
樹



北方冬天黑得早，我祖父王佛药板车上拉着瘫痪的母亲，走到巷口时，对面都看不清人脸了。就在他停下擦汗的间隙，一个撑伞挎篮子的人影一闪而过，定睛看的时候又不见了，跟一阵烟一样。他暗道大晚上又不下雨，这人可真奇怪。

第二天下起大雪，要吃饭就必须干活，王佛药给老母穿戴停当，在板车上生起火盆，就继续拉着母亲向八里地外的花垓镇走去。没走出几步就听得背后有人叫他，原来是西巷谢学义。他说：“老药来搭个手，学信媳妇昨晚生孩子，没生下，一大一小都没了！”

听到这话，我祖父又将母亲先拉回家里，帮着把尸首处理掉。按风俗，难产属于横死，不入祖坟不停尸，当即用席子卷了，任野狗刨食。家里骤遭奇难，学信一个小伙子顿时蔫了，家里父母也都不说话，一家人干坐着。

大家听着外面大雪沙沙，有说不出的凄凉。王佛药素来话不多，此时更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就默默出去，拉着母亲出村干活去了。

在路上跟母亲说了此事，我曾祖母叹道：“原来真有这东西啊！”

随后跟我祖父说，昨晚遇到的那个黑影，大约就是专门传播产难的血食鬼。此鬼一般穿红衣，撑一把黑伞，挎一个藤条篮子。每遇到有生产的妇女，就在旁围观，伺机取食污血。完后将产妇和婴孩魂魄装入篮内。此物日久成形，甚至可在白天化作老嫗村妇。听到这里，王佛药倒吸一口凉气：不想坊间传闻竟是真事。

冬去春来，转眼就到了夏天。其间我曾祖母年老体衰，偶感风寒，一口痰没吐出来，撒手人寰。此后我祖父仍然早出晚归，继续自己的木匠生活。这时候中华大地正变乱纷呈、烽烟四起。我祖父在小乡村走街串户，倒也温饱不愁。

又是一天晚归，王佛药背着木匠工具往家赶。说是家，其实连大门都没有了，真正的家徒四壁。因为我曾祖母去世后没钱买棺材，借钱弄了口薄棺，时间久了还不上钱，被债主把门刨了。

夏天晚上空气好，四下虫鸣不止，明月下，乡间灯火时隐时现，我祖父的心情莫名地也好了起来，唱道：“我打马路过府衙前，包龙图升堂审乌盆……”眼见就要到家了，前面突然从沟里闪出一个影子，这次是背对他的，打扮和半年前一样。



王佛药当时就起了一身白毛汗，难道又遇上了血食鬼？真是俗话说的常在河边走，怎能不湿鞋啊。那年头要是有彩票，我祖父估计中两个五百万了。

说实话，遇到这种事，一般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躲起来——没事惹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但是我祖父一来年纪轻，二来没有拖累，光棍一条，好奇心一上来，就悄悄跟上。这影子七拐八拐，到了孤寡的四奶奶家门口。它隔着窗户打望了一会儿，就化作一缕轻烟消失了。

这令王佛药纳闷不已：难道这妖怪换了口味，改食中老年妇女了？思忖间，我祖父凑上去一看，当时几乎叫了出来。

原来屋里是一对外乡的小夫妇借宿。那女的赶路太急，引动了腹中胎儿，马上就要临盆了。只见那个黑影已经露出了脑袋，背着灯光只看到一个尖嘴，似乎正在找地方下口。

王佛药固然害怕，但一想到去年谢学信一家的惨状，不禁火起。他绕房子走了一圈，口里念道：“阿那隸，毗舍提。”此二句为妙高广含藏，结界十方刹。随后大力拍门呼喊，惊动了屋内怪物。

那怪物走遍乡村，还没遇到过对手，此时骤然受到惊吓，恼羞成怒，怪叫一声，向门口扑来。那对小夫妇和四奶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见一股黑云挟着腥风，卷灭了灯火。门忽然被打开，一个黑影堵在门口，手中寒光闪闪。

月光下我祖父的身影显得无比高大威猛，无端透出一种肃穆威严的气概，天神一般斜劈一锏。这锏开木无数，端的无比锋利，加之祖师相传，百年的磨砺使得它灵性初发。

那怪吃了一锏，知道门口不能穿过，急急避向窗口，欲行遁逃。不料楞严神咒所结之界好生了得，如撞上电网一般金光迸射，怪物弹回地上缩作一团，化作一只三寸绣鞋。

说起来啰唆，其实当时也就一分钟不到的光景，房内几人看得目瞪口呆，产妇也忘了疼痛；回过神来继续生孩子，不禁惨叫起来。我祖父看到没什么危险了，让那丈夫递出绣鞋，就此离开了。

每次听到这个故事，我都自豪不已。只是有一点令我百思不得其解：我祖父大字不识一个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奇遇，怎么还知道这些正宗的佛门咒语？按说作为一个木匠，顶多懂一些山术法门，骚扰一下刻薄的东家而已。

直到2001年夏天，我父母终于决定拆掉旧房子，盖栋新的。收拾祖父的木匠匣子时，看到一本发黄的书，看样子是熟宣制作，字已经变成了暗褐色，似乎年月已久。这是一本《六祖法宝坛经》，扉页上有一段蝇头小楷：

余籍东北，弱冠出家。去年春，日寇辱华，随业风辗转，晋南偶遇佛药居士，



亦宿缘故。山人临别无物，遗以余舌血所书坛经，是为念。

佛历××山僧度轮

研究了一会儿，我就举着这本书冲我爹喊道：“老王，发财了，直接盖楼算了！”自古以来历代都有刺血写经的高僧。九华山之所以成为佛教圣地，就是因为明海玉和尚血书《华严》八十卷，完后端然坐脱。后来崇祯皇帝发现了，二百年肉身不腐，惊呼神人也，遂大加敕封。看来我手里这本经，应该也是个宝贝，卖个几十万估计不成问题。

人年纪越老越迷信，所以我爹毫不客气地呵斥了我：“这法物不能卖的，而且是你爷爷留下的念想，多少钱都不能卖！”看到我的不满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越存越值钱，至少现在不能卖！”这件事让我隐约觉得我祖父的佛学知识，应该是来自于这位度轮法师，更具体的情节，就只能去臆测了。

一点线索就这样中断了。闲暇时，我倒是上网查了一些《坛经》的资料，补充了不少佛学知识，虽然看得云里雾里，也足以应付一般的装蛋分子。现在的年轻人，颇有一些以学佛为时髦，知道了几个名词，就处处好为人师。在火车上收拾了这样几个伪佛学分子后，我就以禅宗学者洋洋自居了。

用了一个暑假，我们终于把新房盖好了。北方人就是这样，一辈子攒钱舍不得花，省吃俭用，都堆到房子上去。新房鹤立鸡群后，我父母看着旁边的巷道不够顺眼，就请人帮忙除草垫砖，这一来弄出一块石碑，曰：观音堂记。

看了碑文我大约明白了。原来在我们村东北方，有玉皇庙，西边是牛王庙，北方三官庙。于是在光绪三十四年我们祖先再也坐不住了，各家捐钱，交由王佛药等经营，盈利所得银钱，用来在我们村东头修建观音堂。

显然这有问题啊。我祖父并不是商人，只是一个手艺木匠，他能经营什么呢？况且按年龄推断，当时我祖父也就是二十几岁光景，怎么有资格承担此任呢？

带着这个疑问，我走访了几位年长的乡人，全都不知所云。这也难怪，他们小我祖父近二十岁，我祖父大战妖怪，对他们而言也跟传说差不多。加之年老昏庸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边说边打呼噜，跟他们谈天纯属自虐。

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最后终于让我发现了一丝曙光。精于古文的新化老头，家里居然藏着一本手写的《郇都逸闻录》。这是他老爷子归隐田园后，每天闲来无事，效仿东坡居士和纪晓岚，每日备茶请乡亲过来，讲一些奇闻轶事坊间传闻。特别是有人远来回乡，更是要详加盘问远方风物。

书中记载的东西五花八门，当时的时事政治、神鬼怪异和奇闻妙事，无所不含。有的

甚至只有一句：“京城相士谓洪宪毫精也！”有的就是本村的一些传闻：“怀义除夕夜窃玉皇庙扫帚，初一晨起，须发皆无，谁谓木泥无知耶？”

还有一些就是自己的诗词歌赋，有几篇还颇有文采：“月上柳梢人登楼，未醉不肯樽前愁；小院无事一人坐，夜半梵声绕不休。”看来虚构是文人的通病。我们村虽然庙宇多，但多是家庙，没有驻庙僧人，这老头哪儿听来的“梵声”？

我接着往后翻，看到一则：“有云水僧乞食，与坐一席谈。僧云修行于长安嘉五台，尝过山涧，峰峻湍急，猿猴且愁，顷有大蛇横为作桥，方得以过。又云，其师除夕夜烤芋，突而入定半月。后有同修过茅棚，见雪地遍满虎迹，惊而叩醒。师问客食否，拾芋以飧，霉半寸矣！”

这则是说，和尚在山里不能渡过山涧，就有一条大蟒蛇，主动爬来学雷锋，甘为蛇桥让他踩着渡过；另一则是和尚的师傅，在山中烤洋芋，忽然入定半个月。同修们看到门口雪地上都是老虎的足迹，还以为他被吃掉了，推门进去，他还在入定。等被叫醒，还问同修吃饭没有，再看洋芋，生霉已经半寸高了。

如此说来，这和尚那是“相当的”厉害啊！看来老先生也被镇住了，所以在这一则后面还加了一句附注：此僧神清而威，非大觉罗汉倒驾慈航，无有此仪；饭食毕，为乡人佛药等授皈依，并传准提咒。

终于找到我先人的踪迹了啊，忍不住一阵欢呼。看来这个云水僧人，应该就是写经书的度轮法师了，那么那个“梵声”应该就是此僧晚课了。

我再接再厉往后看，看看还有没有我祖父的英雄事迹，果然又有一则：“佛药似有成，或曰于四姊家，解外乡游人产厄！”这说明一开始我讲的那件事，还是有几分真实的。

我不认为我祖父此举属于偶然，人民群众永远都是历史的主人，一定有一个不可抗拒的因素，使得我疲于生计的祖父不自觉地走上卫道除魔的道路。对此须得一查到底。

大约是年纪大了，老先生的字到后面颤抖起来，犹如风中摆柳泥鳅跳舞，加上又是繁体字，看得我头大如斗，罢了，先休息一下。

于是我揣上相机，想去田里拍几张风光照。金盆沟里照了几张，不自觉到了玉皇庙。玉皇庙位于村东北，与此对应的，西南方有魁星阁，可惜毁于浩劫。我父亲认为这是导致我村教育事业大幅度后退的主要原因。

书归正传。守玉皇庙的庙祝山东老太太，及时制止了我企图在庙里拍照的举动，警告我：“你们年轻娃娃，可别小看这玉皇爷，来给爷磕头，保佑你平平安安的！”为了实践敬老这一传统，我规规矩矩捐献了三个响头，做了五元功德。

老太问我是哪家的娃娃，我报上老王的名字，老太太喃喃道：“佛药后人，好，好！”我在她耳边大声道：“阿奶，你和我爷爷熟不？”她摆摆手：“不熟，你爷爷在村里时候少，老在



外干活,是个能行(能干)人,厉害的!”

回家吃过晚饭,我继续研究那本《郇都逸闻录》,后面的故事纷繁芜杂。但是读完之后,我隐约感觉后面的这些事件之间,似乎有一条主线。这种感觉很微妙,就像话在嘴边却表达不出来一样。

为了清晰起见,可以将这些事件分为三类:第一是奇异的见闻;第二是反常的时令表现,表现为动植物的异常反应;第三就是一些看起来很祥瑞的征兆。

比如说,谢庚辰晚上回家,在玉皇庙前见到有白衣人拜月,拜完之后手举瓷杯一饮而尽。第二天去看,发现有一猫儿脑骨。

或者记载说秋冬之交,有果园二度开花结果。但所结之果苦涩不堪,需凉水浸泡数日方可食用。又有鼠不惧人,吃饭时和人对坐而食,家猫居然熟视无睹。最后还记载,邻乡玉皇庙夜放祥光,高数十丈。有修行人升堂说法,大显神通,告诉众人,胡和乃白虎衔月之相,人站在后面,胡和就不能站立起来,原来是被压住了尾巴,众人都无比惧服。

胡和又是何方神圣?本乡素无此姓,问了几位老人才清楚,此人原来是我祖父的木匠师傅,可惜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此人虽行为放浪,却有一身好本事,打造家具几十年仍严丝合缝。胡和是隔壁胡塬乡人氏,我得去一趟。

到了胡塬乡,很快就找到了胡和的后人。说是后人也不确切,准确来说是他的侄子。此人年近花甲,精神却好,号称一手卦技名满三乡。

坐定之后我未开口,他沏茶两杯,看了看茶叶,缓缓开口:“小伙子,你的来意有点怪啊!”我笑道:“胡师傅茶占技术炉火纯青啊,不知道还能看出些什么?”

“你是为了一件先人的事来的,但是看卦象阴中抱阳,似乎也无不吉,不妨直说!”于是我就道明来意。老先生沉吟片刻,大约又是在推断什么,却没有问我打探这些事情的原因。屋里静得一根针落地都听得到,我竟感到一丝寒意侵入骨髓。

老先生最后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,叹口气道:“此事已过去近百年,现在说来真的跟故事一样了。你说的胡和,正是家叔,他的一生没什么值得讲的,即使有一些所谓神奇,也都是鸡鸣狗盗小伎俩。”听到这句话,我的心不由得一沉,难道此番又要扑空?

不料老先生话锋一转道:“家叔去世那一年是三十四岁,大约也是劫数难逃,或者说咎由自取吧!”接下来他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,直听得我心惊肉跳,魂荡神摇。

在旧社会,走江湖的艺人们为了防身,或者说为了对付那些克扣工钱的东家,多半会学一些简单的法术。民间流传最广的当属《鲁班书》,学成之后号称撒豆成兵、搬兵遣将。

当然胡和跟着他的师傅也学了不少本事,加上祖传的断卦技术,以山术辅以五行义



理,倒也自成一派。只不过山术毕竟不是究竟法,要想法术精又不想苦苦修炼,就需要付出一些代价。有的是身体残障,有的则是后继无人。

所以在传法术时,有些师傅在前面走着,会忽然回头问弟子:你后面有人否?弟子回头一看无人,一般回答:无人。这样就相当于徒弟发誓为学法术,宁愿后继无人。所以有一句行话:宁可香火冷落,不叫法术不灵。

胡和是个无拘无束的性子,大约也不在乎这些“不孝有三”的古训,所以法术学得出神入化,一时被惊为天人。他也洋洋自得,有时也欺负外来匠人。

话说这天,来了一个外乡的炉匠,河南口音,看起来年纪不大,手艺却精。这炉匠唤作常五,在玉皇庙暂住,且一住就是半年。这半年他与村中妇孺相处和睦。最要紧是,这常五自称乃是某石姓名将部下,年纪已经七十有余,因为修炼法术,故而看起来年轻。

名将兵败之后,残兵流落民间,为了生活各自想办法。有手艺的靠手艺吃饭,有力气的靠力气吃饭,招摇撞骗装神弄鬼的也有。

常五既然师出名门,自然也有一些法术,有时候偶露一手,引得村人惊叹,一来二去传到了胡和耳中。

这一天胡和趁着常五在玉皇庙内为人讲经,径直闯了进去。看到胡和怒气冲冲进来,常五在座上微微一笑,跟众人说:“此人就有一种修罗性,火气甚大,好勇斗狠,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他的面相,乃是‘白虎衔月’,看似清秀,实则险恶。”

随后常五让一人站在胡和背后。奇怪的是,胡和就不由自主地趴了下来,且无法站立。常五告诉大家,这是因为他的老虎尾巴被后面的人踩住了。

自此之后,胡和老实了很多。村人都说是常五调伏了其刚强个性,常五遂成为村中不二权威。

一年后胡和收了个徒弟,叫做王佛药。这是个老实人,脾气温和,每天话也不多。学艺前三年,都是跟着师傅打下手,开开眼界,等师傅认为徒弟合格了,才会正式传授技术。

这一年李财主他父亲三年忌满,按照风俗要烧孝子楼、摇钱树。一般人家就是用纸糊一个,烧掉罢了。但是土财主们酷爱摆谱,李财主专门请了胡和师徒,要求打造一套红木的孝子楼和摇钱树。

按例,摇钱树上要点缀几个棉花做的胖娃娃。这财主却丧心病狂,找了几个真小孩,预备用水银灌了挂到树上。当时天下大乱,俗话说:宁为太平犬,不做离乱人,乱世人贱不如狗。小孩很快就买来了,每天好吃好喝,往肥了养。

师徒二人每天埋头干活。只不过因为家中有老母卧病在床,王佛药每天都要回家,真正的披星戴月。转眼间两个月过去,所有的木活也都完工了,最后的步骤就是将两个养得



白白胖胖的童男童女用水银注腹，悬于树上。

此时师徒二人迸发了无比的工作热情，告诉财主因为没见过如此规格的丧葬仪式，想参与并进行学习。财主慨然应允，于是二人全程参与，协助技师处理了童男童女，将香烛鞭炮等一切准备停当。

到了正日子，用几辆大车将所有物件拉到葬地，财主亲自举火点燃。就在火势正旺，将要吞没童男童女时，在场所有人分明看到树上的童子咧嘴一笑，露出白森森牙齿，且发出猫头鹰似的“嘎嘎”怪叫。

财主当场翻白眼昏倒，醒来后得了失心疯，每日正午时分必蹲于门口，见人就咬。师徒二人见此大变，本无心逗留，但财主家认定胡和法术高强，强要留下施救。二人无奈留下，却也无计可施。

常五不请自来，财主一家不啻遇到救星一般。常五告诉李老太，李财主必是受了惊吓，且遭了小人的暗算。说这话时，常五味深长地看了胡和师徒二人一眼。随后几天常五就忙了起来，架起柴火要做火供，叫李老太一家拣值钱的东西往火里面放，放得越多就越诚心。可怜在门口扮狗狗的李财主，一条金腰带也被烧得无影无踪了。

这一日睡下后，半夜胡和叫醒徒弟：“常五的本事你是晓得的，这样下去，账恐怕是要算到我们头上的，你晚上去把桃木楔子拔了吧！”

既然师傅这样吩咐，徒弟自然不能推辞。加上这几天看到李财主趴在门框上口水流了一地，也有点可怜。于是王佛药在丑时穿戴停当，悄悄出了门。

原来这师徒二人贿赂了技师，用木人代替，放走了那对童男童女。为了吓唬一下歹毒的财主，在木人内做了机关，并用蜡封好。蜡一旦受热熔化，机关就发动，木人就会动作且发出声音。

此举吓坏了财主一家，但是胡和仍觉不够解恨，就在坟头钉了一根狗头桃木槌，每当太阳照到狗眼，财主就会发狂不止。

且说佛药走到老财主坟前，正要蹲下拔出木槌，月光下一个身影正缓缓走来。他站起来定睛一看，正是师傅。于是奇道：“师傅，我来就可以了，你不放心吗？”

师傅也不说话，一直走到面前，阴阴地说：“佛药，你可知道这是谁的墓？”王佛药说当然知道，就是李财主他爹的啊。

师傅说：“傻小子，那些都是假象。这本是前朝一位宰相之墓，李财主为了得到这里的风水，将宰相尸骨拖出毁了，而将他爹放进棺椁！”

王佛药还是不能相信，追问道：“如此一来，地气全都泻了，也不算吉穴了。”师傅嘿嘿笑道：“此穴原为‘白鹤隐烟’，盖因地湿多潮，如有日光直射，则水汽腾腾，如白鹤隐于云



烟,主后人清贵。开棺之后再葬,因见天光,加之木气伏流,遂成‘灵犀握锁’,富贵不可言!”说了这么多,王佛药总算明白李财主为何在周围种了那么多的松柏,不过还是未明白师傅此来的目的。

他重新蹲下,一使劲拔出狗头桃木槩。这槩埋下才七日,却已生根发芽。由此可见此处地力之强健。

胡和看到槩已出土,遂沉声道:“徒弟,莫要做声,按为师说的去做!”胡和为人一贯轻浮,很少以这样严肃的语气说话。王佛药知道非同小可,于是按照胡和指示,脚踏禹步,手捏隐身诀,口中念道:“月精磅礴,木水苍苍,水归大海,云流高天,敕令!”

刚做完这些,远远地听到狗吠人喧,一群人疾步跑来,为首的正是常五。他先蹲下看了看桃木槩所钉处,对周围人道:“手脚倒是挺快的!他肯定没有跑远,在周围仔细搜查!”

周围人齐声应了,擎着火把散开。看到周围无人,常五转向王佛药站立处,笑道:“出来吧老弟,常人看不到你,哥哥我知道你阴魂不散,一直跟着我!”王佛药暗道糟糕,正要踏步出来,却看到刚才消失不见的胡和缓步走出。

胡和神色阴郁,在月光下脸上似镀了白银一般,毫无生气。常五拱手说道:“莫怪哥哥心狠——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,你那份我会烧给你的。不知道你那傻徒弟听到了什么风声,逃得挺快嘛!难道是你报的信?”

见胡和还是不说话,常五道:“你在这里停留无益,不如早些投胎去吧!这凝神显形也是很耗灵力的。”

只见胡和缓缓举起双手,头顶紫气大盛,并有隐隐雷音传来。常五面色一变,掏出一把黑黢黢的小剑,割破中指含入口中,喷出一股血雾。在这血雾笼罩下,胡和头顶雷音更盛,化出一道紫箭,正中常五左肩。常五吃了一箭并不退却,欺身向前剑斩胡和,胡和犹如纸人一般叠作两段躲过一击。不料常五脚下却喷出红雾,原来是黑狗血,这才是致命的。中了狗血的胡和身体顿时筛子一般千疮百孔,惨白的月光下,说不出的诡异。

常五收了小剑,盘腿坐下。过了片刻,周围搜寻的人陆续回来,当然是没找到人。常五自己受了伤,不欲人知,于是草草收兵。等人群离开好久,王佛药才从隐身处走出。胡和已经面目模糊如雾中人,断断续续诉说个中原委。

原来以前所有的事情,都是常五与胡和的苦肉计,目的是控制乡民的思想,骗取钱财。李财主家的这件事,本意是为了嫁祸王佛药,让他在拔除桃木槩时当场被人抓获。但是王佛药出发后,常五却在胡和的茶中下毒,一为保密,二为独吞钱财。胡和遭暗算后,靠一股真气显形,为王佛药报信。

大约也是所谓“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吧”。说完这些话,胡和就渐渐消失不见,不知是



否还有机会进入轮回。

王佛药听完后一身冷汗，明白此地不可久留，连夜回家接走母亲，辗转他乡。过了一年有余，方才托人写信告知胡和兄长此事。尔后，常五更是声名鹊起，广收门徒，造大庙，号雷藏寺，自己也自封“菩提道君”，俨然一方霸主。

这就是胡和侄子告诉我的全部。准确来说这些消息来自于我的祖父，但是为什么我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呢？难道仅仅只是因为祖父不识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确实也证明了科学文化知识是如何的重要，有必要下大力气加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。

虽然并未解开所有的谜团，但是总的来讲进步是巨大的。不过还是没有弄清楚最根本的：我祖父和度轮法师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？而且引来了新的疑问：这个常五，到底是何方妖孽，目的仅仅是为了骗取钱财？

回到家后，我给王二胖发了封邮件，叙述了最近这几天的事情。

王二胖是我的一个网友，全名叫“飞翔的王二胖”，也热衷于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。他的专业是心理学，目前可是一个热门行当。不过他总自嘲分析别人精神问题的人，自己精神往往有问题。

王二胖历史知识丰富，分析事情条理清晰，逻辑严密。所以遇到什么想不通的，我总是在QQ上或者发邮件和他联系。

很快就收到了王二胖的回信，他提了三点：第一，看看能否从《郇都逸闻录》中找到别的蛛丝马迹；第二，常五可能和妖人一样，擅长催眠；第三，注意常五是如何消失的，是谁促成了他的灭亡。二胖分析认为多半是度轮法师灭了常五。因为从表现来看，常五明显是个附佛外道。度轮法师多半出于维护正法目的，消灭了这货。

按照二胖的思路，我又仔细查阅了那本书，倒是发现了一些蹊跷之处。

比如说在书的后半部分，涉及了较多的大乘佛教义理，有很浓重的说教意味。而在倒数第二页，突然插进来一句：“以前种种，或许为非，五十阴魔诚可怖畏，然一实境界，歧路可指归。”

看来在晚年后，老先生受到某种感召，对大乘佛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后来又受到意外的启迪，幡然醒悟“五十阴魔”的虚妄。只不过因为年纪已老，属于亡羊补牢的性质，所以自我安慰一番，认为在错误的道路上也可以达到正确的目的地。很明显老同志是个机会主义者，对于修行成佛怀有侥幸心理。

无奈之下我又去了一趟新化老头家里，企图从他嘴里再掏出一些东西来。但是老头守口如瓶。当我提到常五，他的嘴很明显抽搐了一下，旋即恢复正常，摇头说没听说过。

一计不成我又生一计，跟童话故事里的狐狸一样，我摇头晃脑地贿赂了新化的孙子。俗话说：“不怕孙子不收礼，就怕孙子没爱好啊。”哈哈，这小子是个军事迷。我利用职业便利，帮他搞到一把伞兵刀。这小子感恩不尽，鸡啄米一样同意把他爷爷的手抄作品给我搞几本。当然我保证决不弄坏，复印一份就归还。

很快三本手抄本就到了我的手上，我赶忙去复印了。这三本书其实是一套的，分别叫做《壮思集》、《守拙录》和《明灵续》。旧知识分子确实讲究多，一个日记整这么复杂的名字。

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，《壮思集》是做官后期和刚致仕时期的作品。有对朝政隐含的针砭，也有一些诗作；《守拙录》完全是归隐田园的作品。其中逸闻占大多数，一派田园风光，犹如清茶，淡而弥香。

《明灵续》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。如夜半独行鬼气森森，大白天看得我浑身哆嗦。这不光是因为老头子文笔好，关键是他讲述的事情过于吊诡残忍。也正是这些事情使我全面认识到了20世纪前叶，在我们乡村所发生的一场腥风血雨，也驱使我去注意那些来自民间的智慧。

常五自封“菩提真君”之后，权力欲慢慢膨胀起来。不但组织了一支护卫军，而且收了若干女弟子，分别封为后宫大将军，时不时召见来亲传功法。

到后期这种情形愈演愈烈。可笑的是，县乡的各级官员们，也都提着礼品拜访。据说常五自称十年后必登帝位，现下可将官职分配。于是按照个人进贡布施，分别封了“护国大将军”、“避邪神相”等。

这种情形迷惑了大部分乡人，一些迷信的老太太更是倾家荡产，为雷藏寺捐米面香油，一时民风为之转变。当时兵荒马乱的，也没人顾得上晋西南这一场闹剧。

为了逃避常五的势力，王佛药犹如躲债一般四处找活，生计无比艰难。好在常五目空一切，还顾不上这漏网之鱼。

此时度轮法师正从五台山朝拜归来，循黄河而下，到得一处，见乡间妇孺弥陀不离于口，庙宇林立，感叹真乃末法净土。但是到人家化缘，却吃了闭门羹，乡民似乎对出家人颇为鄙夷。

度轮好生奇怪，却也没有办法，怨自己“修慧不修福，罗汉托空钵”，大约往昔和此地人没有结下法缘。

这一日在路上遇到木匠，度轮默默观察此子，乃大孝之格。举凡大孝之人，头顶黄光，且性格敦厚，易于结交。

于是度轮上前唱了个喏：“无量佛！”看王佛药没有和其他人一般躲开，度轮就顺势道出了心中的疑惑。王佛药看看四下，说道：“法师不如和我回家详谈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且须



提防耳目。”度轮心下会意，帮木匠挑起箱子，一起回家。

到家吃完高粱饭，度轮看到佛药的母亲病卧在床，思忖良久，与佛药道：“令堂的病，在下倒是可以医治，只是人生自有格局，恐怕双腿好后，于寿元有损！”

佛药说：“如此那就算了！老母康复固然可喜，然宁愿拖累，每天可在膝下伺候，多一日亦可！”

度轮道：“果实大孝！”服侍老母睡下，二人到西厢房一席畅谈。王佛药详细叙述了常五的来历，以及近来的种种行为。度轮听完后却不说话，似乎入定，片刻后说道：“你可有意除去此物？”王佛药说：“只怕没有这个力量。”度轮道：“无妨，此是六欲天的一个‘自然’鬼，飞精附人，惑乱世间。真是国之将亡，妖孽横行啊！”

铺好草席，熄灭油灯，王佛药躺下入睡，半夜醒来却看到度轮仍在盘坐，问道：“法师为何还不睡觉，在做什么？”度轮道：“念佛。”问道是否整夜不眠，度轮道：“贫僧已经二十年常坐不卧，神足自然无须睡觉，你且休息，明日再商量行事。”

第二天王佛药照旧出去做工，度轮着百姓衣服四处走走看看。看那雷藏寺金碧辉煌，善男信女们却个个面有菜色，神色恍惚，不禁摇头叹息。外敌凌辱国土，国人却执迷不悟，不事生产，五浊恶世，苦海何处是岸？这一圈转悠，更增强了度轮除掉常五的决心。

没几天就是七月十五，民间传说这一天鬼门关打开，也是常五登堂说法的时候。

王佛药提前向东家告了假，二人吃罢早饭，向村中的大寺走去。度轮已经恢复了出家人打扮，身穿百衲粪扫衣，脚穿芒鞋，手持行杖一根，端的一派行云流水真人相。

到了大寺门口，早已搭起了丈余高的大台。两边风马旗高悬，猎猎作响，一边八个穿盔戴甲的武士，威严无比。台子左右一副对联：四海五湖道德普润十方信众；五眼六通法力广覆四亿民生。度轮笑道：“这常五口气不小，难不成要造反做皇帝？”

不一会儿，鼓乐喧天，常五身着白衣，头绾道髻，被四个壮汉抬了上来，坐定后跟大众讲起：“昨夜打坐，忽蒙弥勒尊佛召见，和前几次一样，在兜率内院设宴，与我谈起天下大势。日前日本人已经到了我们这边，这日本人，弥勒告诉我，本是天人降世，个个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且兼具慈悲心肠。我们震旦国人，罪苦无变，我应世而出，一是为了救助尔等，二是为了协助皇军构造大东亚共荣世界。诸位看日本人叫我们‘东亚病夫’，而他们的国旗叫做‘膏药旗’，这膏药就是为了治我们的病啊！”

下面众人虽信仰常五有年，乍听此言都不不惊愕，有爱国热血的年轻人，几乎跳了起来。

常五却不惊慌，默默念动咒语，缓缓从背后放出万千毫光，有白毫相光、红毫相光和黑毫相光。此时朝阳初升，常五背阳而坐，衬着背后的光芒，看起来真如活佛降世，法度森严。

忽然人群中一人抱头倒地，大声号叫：“弟子知罪，不敢再对菩提真君妄加怀疑，望神

将饶命！”众人看到此种情形，更无人敢再造次，纷纷拜倒，高呼真君万福。

这哗啦啦一片拜倒的人群中，唯有度轮法师和王佛药依然站立，偌大一个广场上，这二人分外扎眼。

常五爪牙跳下高台，踢开人群，向二人走来，王佛药顿时满头大汗，问道：“法师现下便当如何？”度轮却不慌忙，对爪牙道：“贫僧要与真君谈谈！”谁料那爪牙不由分说，上来就要拿人，度轮无奈之下运起宝戟手，此手专为辟除一切豺狼虎豹不善之辈。果然那几个大汉如见鬼魅，神色惊惧之极，有的状如痴呆，有的裤子湿了一片，都已站立不稳。

王佛药看到这度轮的真本事，也不再害怕，问道：“法师，你这是何等法术？”度轮道：“此不是等闲法术，乃是观世音菩萨大悲无碍之四十二手眼，成就坚固一切白法，摧毁魔网。当年四祖一人解围城之困，手持锡杖，持颂神咒，那贼兵却看到有万千神兵拥来，顿时兵败如山倒，溃不成军。”

看到台下情形，常五稍微吃了一惊，旋即平静下来。他横行这么多年，也算见了不少风浪，于是派人请了这二人上台。此时台下大众窃窃私语起来，常五默默观察了这二人的因缘。

这王佛药是熟人，顿时便想了起来，但这僧人却看不出任何来历，仿佛孙猴子从天而降。常五但凡看人一眼，此人过去种种无不一目了然，现在遇到如此奇特之人，也不敢托大，走下座来拱手道：“道兄有礼了！”

度轮笑嘻嘻道：“道不同不相与谋，我和你可不是同修！”常五道：“那你有何贵干？”度轮道：“国难当头，百姓水深火热，你却在此装神弄鬼。光是骗人钱财也就罢了，你还助纣为虐，帮日本鬼子鱼肉乡亲。早早收手，我或可不与你计较。”常五冷笑道：“我法力无边，行云布雨移山倒海，你凭什么和我斗呢？”

度轮笑道：“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要和你斗一斗。”常五道：“好的，明天一早你我二人就在这台上斗一场法。”于是台下众人散了，王佛药二人也回了家。晚饭毕，王佛药问度轮：“法师对明天的斗法有没有把握？”度轮道：“不晓得，也不想晓得，你找这个烦恼做甚？”

熄灯后二人聊了一会儿，王佛药沉沉睡下，度轮依然端坐念佛。初时月华如水，树影婆娑，及过子时，片刻之间黑云压顶，电闪雷鸣，怪的是这雷声却只在屋顶徘徊，犹如一只黑色的怪兽游走于院落上空，似乎找不到地方下口。

屋内端坐的度轮口中疾疾作金刚念诵，口动而不出声。王佛药被雷声惊醒，问道：“法师，为何天象突然异常？”度轮说道：“无妨，不用担心，是常五这妖孽。我已在院外结界，你且休息，如感觉害怕，可以闭目念诵阿弥陀佛。”

说话之间头顶雷声消失不见，听得墙上有东西落下，先是稀稀落落的几声，进而噼里

